

唐書



庫 文 閣 內			
三 八 函	二 四 冊	二 三 〇 號	漢 書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八 函	二 四 冊	二 三 〇 號	漢 書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212)	
函 號	282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后妃列傳上第一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

二十七是代世婦實林御女各一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

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承御皆為真女後世後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

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尚宮

夫婦詩格后祖治亂因之此以言焉盛德之君治薄嚴與裏謁不

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闕關時之風行彰定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

為內助若夫豔髮之興常在中主第調既成則情與愛遷顏辭媚

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顯之乘言似忠故受而不詰

醜行已效反徂而為好左右附之儼王恙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

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

二十七是代世婦實林御女各一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

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承御皆為真女後世後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

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尚宮

夫婦詩格后祖治亂因之此以言焉盛德之君治薄嚴與裏謁不

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闕關時之風行彰定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

為內助若夫豔髮之興常在中主第調既成則情與愛遷顏辭媚

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顯之乘言似忠故受而不詰

醜行已效反徂而為好左右附之儼王恙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

及古

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哉
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有寡嫵溺之私羣閹朋進外
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哉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
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
與身等讀女誡烈女等傳一過理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
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主壽且強願抑情撫接以
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憂渡江帝喜從之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
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不爲男子不使此女禍我家禍殺還流其口曰
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之曰此女有奇相三識不凡何也與人因
畫一孔雀屏間請氏者使射一矢陰約之也則許之
右閱數十

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曰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竊老有疾
而性素嚴諸嬖婦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
衣履工爲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
崩於涿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幸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
以獻徒聞之遠罪無益也不聽頃頃生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妾誅
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
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卽所葬園爲壽安陵諡曰
穆及耐獻陵尊爲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
愛視最篤後卽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欵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
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爲正寢它
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旣悟潸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同大發倉
賑貧瘠以爲后報焉上元中益諡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與大丞相馮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晃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歷驚曉兵仕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爲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成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絲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襲閔已構后凶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疑及帝授甲宮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有寬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德自用无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護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无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嵩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

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決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祕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无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壙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

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諡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諡文德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儻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

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
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
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
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
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
班氏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祖母同安
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東宮妃亦進册擢父
仁祐陳州刺史帝卽位立爲皇后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柝本
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
宮人召爲昭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卽誣后
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真中書令

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因
宮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宮
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斲棺陛下不
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有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念后
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
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
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
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反接投
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
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讎覆至此我後
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官毋畜猫武后頻

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卽位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見外戚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趨其意止泣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讎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寵煥赫然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拔公議立之已

得志卽盜威福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始士夔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早寡封韓國夫人仲卽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過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僞爲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敏之奉士夔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鄧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諡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

班劍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偽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護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勲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殺弘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已卽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卽并州建太原郡王廟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硬頭

血可愈后內幸帝始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帝崩中宗卽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卽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册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丞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幃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爲魯國公妣裴卽其國爲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爲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爲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爲王妃皆置園邑戶五十考爲太師魏王加實戶滿五千妣爲王妃王園邑

守戶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諡魯國公曰靖裴爲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諡太后遣册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憤乃募兵穀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敬業南度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爲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并力敬業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

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人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治銅甌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寬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祕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

實材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
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欲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
夫荒子必親延見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
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
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
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詔毀
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鄆人本馮氏名小
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
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
與太平公主婚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殿馬中官爲騶侍雖承
嗣三思皆尊事惟謹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
又度明堂後爲天堂鴻麗嚴與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
公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僞款洛水石導使爲帝遣雍
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
石太后乃郊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
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
之表改汜水曰廣武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
外無寄足地於是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唱天下迎還中宗琅琊王
沖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敗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
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
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鹵簿
壇下禮成去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睿
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
引魏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羣臣號士護周忠孝太

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爲章德陵咸陽墓爲明義陵太原安成王爲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魯國公爲太原靖王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壘丙壘②田○風忠虞鳳乘岳十有二文太后自名壘改詔書爲制書以周漢爲二王後虞夏殷後爲三恪除唐屬籍拜辭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驚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徃尸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

又習羣臣固請安言鳳集上陽宮亦雀見朝堂天子不曰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尊周文王爲文皇帝號始祖妣曰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爲成皇帝號嚴祖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爲章敬皇帝號肅祖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爲昭安皇帝號烈祖妣曰昭安皇后周安成王爲文穆皇帝號顯祖妣曰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爲孝明高皇帝號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蓋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爲武輿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以始祖家爲德陵睿祖爲喬陵嚴祖爲節陵肅祖爲簡陵烈祖爲靖陵顯祖爲永陵章德陵爲昊陵明義

陵爲順陵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
生下詔改元爲長壽明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
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帝之爲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尚方監
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潤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
將軍范雲仙潛謁帝皆腰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有上封事
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
卽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國俊驅
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
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
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太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
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鞠而擢國俊左臺侍御
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

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寃詔六道使所殺
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存物爲厲云太后又自加號金輪
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
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又葬其顯祖爲立
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
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興善典周制可使納言姚璿
護作乃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
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
龍石鏡怪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
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一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乃悉鏤羣臣蕃酋名氏其上辭略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
義大望因火明堂太后養之掩不發懷義愈狠恣怏怏乃密詔太

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益一時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怒遇諸道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卽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護與唐高祖竝配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榭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

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黃金作大儀鐘不克久之以崇先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以易之爲之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爲皇太子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躡藉無死所卽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券使藏史館改昊陵署爲攀龍臺久視初以按鶴監爲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爲令以左右控鶴爲奉宸大夫易之復爲令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暉等建築請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將軍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二張于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返卧不復語中宗於是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帝率百官詣觀風殿問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宮俄朝朔望廢奉

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王者
咸降爵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諡
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會武三思蒸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旱祈
陵輒雨三思誅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孚
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
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
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景雲元年號
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
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爲太原郡王后爲妃罷吳順
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則天皇后配高
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爲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戰有功終右
領軍將軍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爲英王聘后爲妃高宗於公
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
括州絕王朝謁隨瓌之官妃旣囚局鍵牢謹日給飼料衛者候其
突煙數日不出披戶視之死腐矣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
死神龍元年追諡妃曰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中宗崩藏陵事
韋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諡以后祔定陵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帝在東
宮后被選爲妃嗣聖初立爲皇后俄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
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卽位后居中
宮是時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
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
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與等不爲忤三思諷

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其藥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且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也如令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舉兵敗宗楚客率羣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卽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

夫子封者喪得川鼓吹數改制度陰儲入聖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尚宮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彿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常侍馬秦客高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秦客蒸於后嘗喪免不歷旬輒起帝遇弒議者讜咎秦客及安樂公主后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輔政畱守東都詔將軍趙承福辟簡以兵五百衛譙王重福與兄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二營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卽位是爲殤帝皇太后臨朝溫總內外兵檢護宮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璿入軍中鞭督萬騎

欲立威士怨不爲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璿
播崇於寢斧關叩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爲亂兵所殺斬延秀安
樂公主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安樂首東市翌
日追貶爲庶人葬以一品禮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延芝與儀死武后時母
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婉兒始生與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
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揆麗
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黜而不殺也然羣臣奏議及天下
事皆與之帝卽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人婉兒通武
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叩蕭章門
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
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死婉兒勸帝修大書館增學士員

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康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
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
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
也鄭卒諡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妤俄還昭容帝
卽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卽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職
皆聽出外不何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表人穢夫爭候門下
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
半因帝遺制虛列其功加甄賞韋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妊夢巨
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
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諡惠文始從
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
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

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卽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德威自有傳儀鳳中帝在藩納爲孺人俄爲妃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帝卽位爲皇后會帝降號皇嗣復爲妃長壽二年爲尸婢誣與竇德妃挾蠱道祝詛武后並殺之宮中葬祕莫知景雲元年追諡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謹自何傳后婉淑尤循禮則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卽位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同追諡並招魂葬東都之南肅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別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祔廟初太常加諡后曰大

昭成或言法宜引聖真冠諡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又引太穆皇后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文德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比太常謂曄以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旣沒諡也周公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爲據制曰可天寶八載制詔曰太穆而下六皇后並增上順聖二諡云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發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卽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

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譔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卽位寢得幸時王皇后廢故進册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諡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

信祕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見以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生子必秀疑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會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諡葬敬陵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華州華陰人曾祖士達爲隋納言天授中以武后母黨追封士達爲鄭王父知慶太尉帝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宮爲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帝卽位爲貴嬪其姊節愍太子妃也初肅宗生卜云不宜養乃命王皇后舉之后無子撫肅宗如所生後又生寧親公主乃薨說以舊恩故子均得尚寧親肅宗卽位至德二載太上皇自蜀誥有司其議尊稱遂上冊諡寶應末祔泰陵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永樂人幼孤養叔父家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巧藉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銜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寢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救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它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又帝尚不御食管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典

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
帝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鉅
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
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土木工
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
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瑑金玉者大抵千
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
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
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
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
温温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鉄鑽地更
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

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
奏之曰以此畱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
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旣遙領劔南每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
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
忠導以劔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珩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十
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王僮騎爭闔門鞭挺謹競主墮馬僅得
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
其息拙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
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銘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
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也每入謁竝驅道中從監侍姆百
餘騎炬蜜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
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

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
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
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
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
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
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爲天下殺之今葬妃
恐反又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啓瘞故香囊猶
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爲鯁
歛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
爲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卽并其女刺殺之
乃自剄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

陳倉東郭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
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
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貼亂而不亾韋氏乘
夫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旣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滅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撥遺
不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復長安人子小總中

不與融宗其夷其楚奪而事於山然二司豈於王其願不與融
不自取融此日融人心昧融文宗謀其事以融英姑取融其
夫恐蒸于融採其四出融融不一融融融帝其春宗融融融
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自高宗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贊曰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后妃列傳下第二

西漢書卷之四十四

唐書七十七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鄧州向城人家徙新豐祖母實昭成皇后女
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鞠愛篤備帝即位封鄧國夫人親寵
無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奪去逐云盈皆顯官去盈尚常芬公
主去逸生后肅宗為忠王時去疑去奪去逐去女為孺人既建太子以孺
人為妃后為良娣妃兄堅為太子母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
幽禁中安祿山反陷于賊至德中廢妃既絕良娣得專侍太子
慧中而辯能迎意備合玄宗子弟與太子從度渭民鄣道乞畱
復長安太子不聽中李輔國善惡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
武時軍衛單京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
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安自富之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
產子三日起絕職衣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乾元初冊

拜淑妃贈其父尚書左僕射姊妹皆封號弟清潛尚太寧延和二
郡主遂立爲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光順門后能牢寵稍稍豫政
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
盛二年羣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羣臣尊已號翊聖帝問李揆揆爭
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
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
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
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
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卒
被譖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譖甚后猶欲危之然以子紹早世而
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曆元年帝大漸后與內宮朱輝光等謀立
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二帝太子幽后崩代宗已立羣臣

白帝請靈爲庶人殺之其潛與舅竇履信皆流放支黨伏誅
肅宗帝敬皇后吳大獲其罪隱人父令廷以節承主事死故后幼
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帝每幸其宮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
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靈之曰下流備樂器塵蠹左右無
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死居處之靈將軍曰使我知乎詔選京
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行釋人得以藉口不如取
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宮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
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今而劍決我脅以人始不能堪燭至其文
尚憇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之三日帝惡深之孫體孱弱負姆嫌
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
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禍過其父帝還盡畱
內樂宴具願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

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卽位尊爲皇后上諭合葬建陵各故寔貌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嘆異謂有聖子之符云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失其何所人父穎生威衛錄事參軍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貴妃楊氏爲家貴冠戚里祕書少監崔岫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主于恩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淺薄及薨后以妹繼居常專夜王卽位册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上諭帝悼思不已故殯內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而宰相常衮爲哀册帝於后厚故送終華廣務稱其情哀極道成妃以中帝意又詔羣臣爲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初后愛過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監兄良佐

太子中允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被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皇太子詔訪后在亾不能得德宗卽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翠池飾以殿馬負載賜其家易良妻崔入謁帝易服召王韋美人出拜詔崔勿答建中元年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號帝供張含元殿具袞冕出自左序立東方羣臣在位帝再拜奉册欵欵感咽左右皆泣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漢文帝卽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咨訪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

休靈命允答須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遊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是時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羣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謂太后者數矣及索驗左皆辭窮終帝世無聞焉貞元七年詔贈外高祖琳爲司徒封徐國公爲立五廟以琳爲始祖詔族子房爲金吾將軍奉其祀憲宗卽位有司建言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凡舟車所至罔不逮歲推月遷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啓賓詔羣臣爲皇太后發哀肅章內殿中人

奉獻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諡冊作

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禕衣納于元陵祠室詔曰可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譜系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尤見寵禮旣卽位冊號淑妃贈其父遇揚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羣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將葬后母邾國鄭夫人請設奠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皆祭自發塗日日奠終發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臺立廟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帝嫌文不工李紆上諡冊曰大行皇后帝又謂不典竝詔翰林學士吳通玄改撰冊曰咨后王氏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冊言皇后長孫氏爲得禮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德宗賢妃韋氏戚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冊拜賢妃宮壺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畱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後以良家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爲王孺人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爲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卽位疾已縣頓后侍醫藥不少息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豪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前年五十四遺令曰皇太后敬問具位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以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對臨三日止宮中

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祔如舊制有司上諡葬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冊貴妃八年羣臣三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豔恐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曖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兄釗邢部尚書縱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輿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駢壅環佩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畱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

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歷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爲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耐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輝又責謂皞終不撓堦曰皞信孤直俄貶皞旬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

官申抗前論乃召后主耐于廟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陽人或言本余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没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六年崩移仗西內上諡冊葬景陵苑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侍帝東宮生敬宗長慶時冊爲妃敬宗立上尊號爲皇太后贈后父紹卿司空母張追封趙國夫人文宗時稱寶曆太后太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爲稱今寶

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會昌五年崩有司上諡
光陵東園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爲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
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去家人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
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
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
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爲辨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
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閩有男子蕭
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洪乃代人詔流
驪州不半道賜死罹本贊善大夫寵贈三世帝以爲真不淹旬賜
累鉅萬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本給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
不疑歷衛尉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

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爲言請與本辨
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郇雜問乃皆妄本流愛州弘儋州而太
后終不獲弟初太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
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繇複道至
南內羣臣及命婦詣宮門候起居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
賜帝曰上三宮何可言賜遠索筆滅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
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諸王公
主皆得侍武宗時徙積慶殿又號積慶太后大中元年崩上今諡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爲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
時冊爲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爲皇太后上尊諡又封后二女弟
爲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旣又問
宰相葬從光陵與但祔廟執安奏言神道安於靜光陵因山爲固

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廟便帝乃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絲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畱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

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加穀帛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若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尉沈蟻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讒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敬宗貴妃郭氏右威衛將軍義之子失義何所人長慶時后以容選入太子宫太子卽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麗冠後廷故寵異之踰年爲貴妃贈義禮部尚書兄環少府少監賜大第文宗立愛晉王若巳子待妃禮不衰亾其薨年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穆宗以賜穎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頰頰類帝每收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欲立爲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寢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燦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我言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卽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妒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爲之感慟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柩城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不詳其世少入邸最見寵答及卽位以爲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寘銘其窆具載生鄆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內院而鄆獨出閣及卽位是爲懿宗外頗疑帝非長寘出銘辭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冊昭容爲皇太后上尊諡詔后二等以上親悉官之配主宣宗廟自建陵曰慶陵置宮寢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來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卽位是爲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諡號耐主懿宗廟卽其園爲壽陵后屬總以上帝悉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及卽位以妃爲美人進拜淑妃女爲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保衡處內宅妃以主故出入娛飲不禁

是時譁言與保衡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它罪爲人所發且
汗舊謫卒貶死妃猶處禁中黃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從
遂流落閭里不知所終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後廷得幸生壽王而卒
王立是爲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諡附主懿宗室卽故葬號安陵召
后弟瓌官之景福初瓌位任寔重帝亦以外家倚之爲中尉楊復
恭所媚表爲黔南節度使瓌之鎮道吉栢江復恭密喻楊守亮覆
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爲壽王后得侍婉麗多智恩
答厚甚旣卽位號淑妃從狩華州詔冊爲皇后光化三年帝獵夜
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挾王陳兵
召百官脅帝內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卽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

東宮賊平反正天復中從帝駐鳳翔李茂貞請帝勞軍不得已后
從御南樓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交身賊
手矣涕數行下帝奔播旣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庸奴后侍膳
服無須臾去側至洛帝憂忽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弑哀帝
卽位尊爲皇太后宮中不敢哭徙居積善宮號積善太后帝將禪
天下后亦遇害初蔣玄暉爲全忠邀九錫入喻后度不免見玄暉
垂泣祈哀以母子託命宜徽使趙殷衡譖於全忠曰玄暉等銘石
像瘞積善宮將復唐全忠怒遂遣繼后以醜名加之廢爲庶人

登于國城以望謂道宗曰朕情素微恐不能久也武后崩
刻然錄不可常正宜以計權之臣身爲之
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會也王曰吾嘗持我合既而城

宗室列傳第三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直次世祖皇帝次瑋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瑋仕周為梁州刺史與趙王祐
 曰詔曰孝基詔死隋世武德時追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太子
 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
 登王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眾欲戰
 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
 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
 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
 洛仁連突厥兵數萬

宗室列傳第三

唐書七十八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直次世祖皇帝次瑋

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

同追封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瑋仕周為梁州刺史與趙王祐

曰詔曰孝基詔死隋世武德時追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太子

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

登王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眾欲戰

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

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

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

洛仁連突厥兵數萬

傅十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
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始突厥郁射設人居五原道
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
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
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
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
將欲止獨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
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一騎超山乘其後賊驚
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職帝聞怒曰朕提四海
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迹環天下游觀不度未絕域之玩海表之
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誦制之今道
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

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還
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
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爲房
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
度使白猜危旣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
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形勢儉畏不
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聖
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喻
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善
緝千匹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
管張君又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
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
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

軍當清道迎飛騎尚何待勸善之選在軍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勸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地四十口乃築拒圍攻安市城圍毀傅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遣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踐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殺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歸臥三月乃起常卿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无忌褚遂良等遺愛道宗有宿怨詔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元憲等得遺愛遺書以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道宗至道宗奉其遺賢子景后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厲恐不封以屬流封縣公貞贈交州都督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馮驢鄉以罪奪官二年

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下筠隸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給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疆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白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師遂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亾歸爲賊所害高祖爲發哀優賜其家百湯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涵簡素心謹爲宗室雋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表爲關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涼未知所從朔方畱後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廩使涵奉棧驍謁肅宗涵既見敷奏明辯肅宗悅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尊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

事之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假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爲滑州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滋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祿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鯁貞元初爲饒州別駕妾高以善歌入宮鯁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雍王繪爲隋夏州總管子贄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竇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阪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

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爲洛州總管府廢更授刺史俄爲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褒黑闥再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濬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鬪若大軍竭馳必陷濬莫如以王啗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歿年十九萬寶爲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于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尊王終邳州刺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後宮室舶賈獻沉香亭材帝

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姪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下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郇王禕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辭仁果仁杲內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斗米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果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墟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葦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人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

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爲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贓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義等爲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爲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天中爲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吏

犇解雅司功參軍李撫從王如它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
曰藥向儔邪擢爲尚書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勒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
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卽朝堂
杖之百乃釋去爲涼州都督嘯不逞爲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
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
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卽北奔突厥士及露劾
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蔡烈王蔚爲周朔州總管生子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爲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王生子琛
孝恭瑛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

鄭元璿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蕃渥遣

骨吐祿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

總管宋金剛陷滄州稽胡多叛詔琛鎮隰州政寬簡爲夷夏愛便

薨子儉襲王例降爲公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尉大

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

擊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

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

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

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

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

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一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

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
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
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覘候往
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
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
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
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
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
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栝水變
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
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
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

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以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
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驚遇祖尚
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
數千計公祏窮棄丹楊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壘書褒美賜甲
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
射行臺廢更爲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
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
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鐫詰旣無狀赦爲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
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
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
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租足充
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飲

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諡陪葬獻陵始隋人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竝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王降封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晦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擿姦伏無畱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子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徹之子榮奉吳王恪祀

濟北郡王瑗武德中爲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進王高祖使持節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

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旣見頡利卽長揖頡利怒畱之道瓌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遷左武侯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爲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爲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爲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君廓故盜也其勇絕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時慝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

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內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卽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銑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銑外連突厥絲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內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銑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銑首徇于軍曰李瑗與王銑反鋼叔使檀追兵今銑已斬獨瑗在無能爲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具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諄亂諸君皆誑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卽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爲庶人絕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鄆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徇鄆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爲副勣爲長史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從平京師爲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侯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敢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

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神通怒囚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拔堞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詔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爲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次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亾乃退保黎陽依李世勣俄爲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答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後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鄆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卽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弄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時松柏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敕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問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彥爲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爲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軟血遣之道彥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卽引兵障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滅死謫戍邊久之召爲媯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答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

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菲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竝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爲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武望淮陰爲將韋元據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自江陰引賊入梁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心衆不如偏旅綏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披衆以守則

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吳國公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又使人騰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都督孝同曾孫國貞

國貞父廣業爲劔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吏才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爲京兆尹上元初拜劔南節度使召爲殿中監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尋加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旣至糧乏而所

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謹謗突將王振乘眾怨
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眾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
曰吾被命爲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眾劫取之置食
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正
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眾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
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
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然峻於操下故其眾思得子儀而振
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
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卽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
都督子綺自有傳

孝節曾孫鬻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
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

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開元初爲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
繇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黃門
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
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阬有狗數百頭習食齒頗爲人患吏
不敢禁鬻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
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旣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場表石赤
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鬻美風儀以莊重稱當
時有宰相望累爲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暈至太
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賙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爲
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孝節四世孫說字嚴用父遇及天寶時爲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

說以蔭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遷汾州刺史
李自良代燧復奏爲少尹大將張瑤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
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祕其喪前給瑤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
詔以通王爲節度大使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
於說頗橫恣請別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
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尸不許
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
刺說說走而免定遠召諸將出笥中詔書給曰詔以李景略知留
後召說還公等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妄言也不可
授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說盡斬同謀者乃
安擢說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隴西縣男說精于職築天成
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贈尚書右僕射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
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遷河南尹坐與李適
之善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太
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絜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
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
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爲江陵司錄參軍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遷
少尹歷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節度使張伯儀數爲賊窘
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卽母喪奪爲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
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
爲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以賴安轉
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
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爲姦贓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

然教民作陶瓦鐫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
正卿歷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
兵部尚書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
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諡曰昭復更方鎮所在
稱治然頗嗜財爲世所譏從父若水爲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
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
觀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兵興神符留長安爲衛
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遷并州總管頡利可
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
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召爲大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度江
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宗擢宗正卿以

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尉司又令乘小輿
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遷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
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子七人竝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
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又暕幽州都督
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別駕誅子挺捷襲封挺曾孫程捷
曾孫石別傳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爲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帥
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
保諡曰敬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
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戶參軍改澶王府諮
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
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祿

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獎目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卽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蚤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義奉慈

隴西恭王博義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梁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爲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爲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顯慶時爲原州都督薨七世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卽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爲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
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
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
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
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
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
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胙
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國利
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
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
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
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

儒因泥古彊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
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
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亾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
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竝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
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
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
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
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
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
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
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
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

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盛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亾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宮官參謀議稽胡劉侖成寇邊詔建成進討破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羣胡侖成與它大帥降建成畏其衆結欲城州縣者使降胡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侖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滅其耳縱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皇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夷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洛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有之殘賊喘結民未可安旣而黑闥復振虜江王瑛舉洛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使使皆無遺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殺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旣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翦黑闥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朕詔令不如爾教邪他日謂裴寂曰兒

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庶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摔毆折一指父懼卽後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況百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說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寢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宮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內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謂乃流志嶺州華陰楊文幹素凶詭建成昵之使爲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爲變時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余朱瑗校尉橋公山齋甲遺文幹趣典兵煥等懼至幽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卽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譽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譽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

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
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官司當卽禽之就使假
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行還
吾以爾爲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事汝取之
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
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爲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說帝由是
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
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
王暴疾絡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
酒母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
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
同在京師念爾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
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
也猶遞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卽往何所悲邪王將
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
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
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
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
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爲世
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
而必早參張婕妤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
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
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
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

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卽死元吉中矢走敬德
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
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
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
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旣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爲蕭
墻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爲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
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謂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
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承宗爲太原王早卒承道
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
誅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
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
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

爲後十六年追今贈宇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爲農圃監封
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
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穎無以對斬之

衛懷王玄霸字大德幼辯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
年追王及諡又贈秦州總管司空以太宗子泰爲宜都王奉其祀
葬芷陽泰徙封越更以宗至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薨無子國除
巢刺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畱守太原封姑臧郡公進齊
國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帝授禪進王
齊爲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媪陳善意私
乳之及長猜鷲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
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
死私諡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

吉喜鷹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
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斂畜產爲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
爲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
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
達辭兵少彊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
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給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
士拒賊因齎寶物攜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嘗
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顧軍矣尋授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
刺史秦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
而世充易之輒出兵元吉設伏劫之斬首人百級禽其將東都平
拜司空賜袞冕服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子秦

王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時秦王有功而太
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
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
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
書令封德彝使爲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亾命壯
士厚賜之使爲用元吉記室參軍樂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
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宜儼免官往事秦府
元吉疑事泄鳩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
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於我何
害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
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兵精兵益麾下帝
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

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願望不卽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爲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王暉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狠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死年二十四子承業爲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獎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竝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雲初名稚詮善射工書齊隋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雲送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母萬貴妃性恭順爲帝所禮宮中事一二咨決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又贈涼州總管司徒寬早薨國除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歷魏州刺史爲政威嚴盜賊不發鑿永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爲公卒子承況嗣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同節愍太子死于難

荆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趙與魯豐二王同封貞觀初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荆明年詔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所任州刺史并功

臣令世世襲會長孫无忌等固讓遂廢不行徙鄜州永徽初進位
司徒賜實封至千五百戶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
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
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誦天下法遂賜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
海王奉慈子長沙嗣降為侯神龍初復王爵以孫元逃嗣薨無子
國除

漢王元昌初王魯累遷梁州都督後徙封漢有勇力善騎射數觸
軌憲太宗手詔誨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饋謝來朝京師宿東
宮嘗有醜語又見帝側有宮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
之割臂血盟事敗帝弗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爭不奉詔
乃賜死國除

鄴悼王元亨貞觀三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憐其幼思之數遣
使為勞問賜金醖以娛樂之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貞觀二年薨無
子國除

徐康王元禮性恭畏善騎射始王鄭即授鄭州刺史後徙王徐遷
徐州都督為絳州刺史有治名璽書勞勉實封至千戶永徽中加
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三子茂為淮
南王餘爵公茂險薄無行初元禮疾姬趙有美色茂逼蒸之元禮
切責茂恚屏侍衛藥膳曰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為以不食薨
茂嗣上元中事洩流死振州神龍初以茂子瓘嗣開元中為宗正
員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廷年將以女嫁之為右相李
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別駕終餘杭司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壻黔中
觀察使趙國珍言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韓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後改王徐爲潞州刺史母昭儀宇文述女也寵於高祖既卽位欲立爲后固辭元嘉以母寵故特爲帝愛後出諸子無及者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尉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遷滑州都督高宗末爲澤州刺史武后得政進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軌爲司徒舒王元名爲司空滕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內將圖之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子譔及越王子冲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爲中宗詔督諸王發兵冲卽以兵五千攻濟州而諸王倉卒兵不

至遂敗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年七十詔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爲虺元嘉六子訓潁川王誼武陵王誥上黨公蚤卒譔黃公工爲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麟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爲通州刺史辭疾歸且謀應越王也譔通音律歷杭州別駕與譔俱死時籍没者衆惟冲譔家書爲多皆文句詳正祕府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以第五子訥嗣薨子叔璩嗣歷國子司業薨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鄆後懿宗以鄆王卽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思王元則字彝初王荆出爲婺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爲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爲澧州刺史更折節厲行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望春宮過其喪哭之慟無子以霍王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開元中爲宗正卿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出爲兖州刺史徙王歷鄭潞絳三州

唐書七十九
九
刺史實封千戶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詔褒錫薨
贈司徒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十子長子璿嗣王爲鄂州刺史薨
子希言嗣開元中爲右金吾大將軍再爲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
子曰自仙翱自仙爲楚州別駕生夷簡翱爲陳畱公生宗閔璿弟
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夷簡皆位宰相別有傳時
稱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別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多材藝高
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
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
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
益厚詔納徵女爲妃常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虛發豕爲盡
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宮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
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
戶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
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
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
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
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
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
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爲言元軌廉知之遣
使弔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元軌每朝敷上疏
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
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

國令督封租令請賀易取羸答曰汝當正吾失反誅吾以利邪不
納進司徒出爲襄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
至陳倉薨六子緒爲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爲公緒有名譽爲
金州刺史誅神龍初竝復官爵以緒孫暉嗣王開元中爲左千牛
員外將軍

虢莊王鳳字秀成始王函爲鄧州刺史俄徙王歷虢豫青三州刺
史實封千戶喜畋游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
幾死因大笑爲樂薨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長子翼
嗣爲平陽王薨子寓嗣寓無子爵不傳次子茂融以勇聞垂拱中
爲申州刺史黃公謨與越王謀舉兵倚以爲助時詔諸王公赴東
都茂融私問所親高子貢子貢報曰來必死乃稱疾不朝以俟兵
期及得越王書倉卒不能應僚屬勸白其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

俄爲黨屬所引誅中宗更以鳳孫邕嗣王娶韋后妹累遷祕書監
知隴右三使仗內諸廢徙王汴未幾韋氏敗邕殺其妻送首於朝
議者鄙之削爵貶沁州刺史不事後復爵還戶二百累遷衛尉卿
薨子巨嗣巨剛銳果決略通書史好屬辭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
守坐資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明年御史中丞楊慎矜得罪其
附離史敬忠與巨善又坐免官錮置南賓郡召拜夷陵太守安祿
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垧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
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
禁中對合旨帝大悅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謂巨曰比來
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乃授陳畱譙
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爲卽詔兼
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

契授之俄兼統嶺南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
時炅戰數屈詔貶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
補過則何以處之帝曰卿隨所處置巨至內鄉賊將畢思琛解圍
走遂趣南陽貶炅白衣從軍其暮稱詔復職京師平拜畱守兼御
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師兼河南尹東畿採訪使征乘牛之出入
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盜沒其妃卽張皇后從女弟內不睦
巨遷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撓政事宗正
卿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會段子璋反道遂州巨倉
卒不知所出卽迎謁爲子璋所殺子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
太學嗣曹王臯薦之貞元二年繇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
軍坐與從甥竇申善貶昭州司馬

道孝王元慶始王漢後徙陳出爲趙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授豫

州刺史累實封千戶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窶乏大臣莫敢
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時歷
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
請躬修墳墓詔不聽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九子誘爲嗣
王臨淮爲澧州刺史坐贓削爵更以次子詢之子微嗣終宗正卿
子鍊嗣廣德中亦至宗正卿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始王鄒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與譙魏
許密四王同封累實封至千二百戶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
隣爲布衣交五爲州刺史遷兗州都督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
葬獻陵無子以江王子廣平公炅嗣薨子孝嗣開元中爲冠軍大

將軍

舒王元名始王譙後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

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戶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善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爲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爲治廉威進加司空武后時亶爲丘神勣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時少子鄆國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開元中爲左威衛將軍薨子萬嗣薨子藻嗣

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初王魏後王燕爲幽州都督已而徙王實封至千戶頻歷五州刺史遷太子太師垂拱元年徙相州坐與越王謀起兵流振州自殺子詵爲清河王早天藹爲范陽王

知越王必敗白發其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害神龍初悉追復王爵以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七爲州刺史遷國子祭酒開元中選授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州據水陸都會前後刺史多瀆利唯道堅以清毅稱入爲宗正卿薨贈禮部尚書子宇嗣從玄宗至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爲嗣鄒王弟道遂封戴國公恭默自守以修山東婚姻故事數任清職終尚書右丞

江安王元祥始王許後徙王四爲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藤蔣號元祥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魏亦鴻偉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暉爲永嘉王有禽獸行誅死皎爲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

多及誅皎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冢爲天孫墓中宗立以從子欽嗣王又以皎封絕更取弟子繼宗嗣旣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密貞王元曉貞觀中爲虢州刺史實封至千戶徙澤州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子穎嗣爲南安王薨子勗嗣早薨神龍初以穎弟亮養子曇嗣開元五年更詔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徹嗣徙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所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若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嫚

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內之半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復不循法錄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粹辱之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贖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十八人長子修琦嗣爲長樂王餘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詔獄神龍初更以少子修信子涉嗣開元中授左驍衛將軍薨子湛然嗣從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將軍

晉私軍

于越開元中外武勳滿漢軍裝于燕然臨從文宗至浚縣武金
嗣為具樂王鎰羅公垂封中六人及臨熾輒請更以少子封計
同舉州諸督募韻同封冀州諸督剖華熾刻于十人人及于劉說
不貢即命和二車但為姦謀二王大憚左司執義拜開府同三
帝嘗賜爵王祿五百以示嬰及報王貪黷且不書曰報妹蘇策
參軍事裴率精五其夫示嬰科報之半人請具奏帝遷率六品上
賤事內之半簡置報州步對壽州陳史封劉州封不削去殺
黨以報封示嬰面血飛下示嬰悲烈自不賤事封坐出附

太宗諸子列傳第五

唐書八十八

太宗十四子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後宮生
寬楊妃生恪又生第六子倍陰妃生祐土氏生暉燕妃生貞又生
第十一子蠶韋妃生慎後宮生簡楊妃生福楊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
郡與長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甫八
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
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祕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
羣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斂容痛自吟即非辨給諫者拜荅
不暇故人人以為賢而莫之察後過惡浸聞宮臣若孔穎達令狐
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每規爭
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

之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東宮有俳兒善姿首承乾嬖愛帝聞震怒收兒殺之坐死者數人承乾意爲泰告望甚內念兒不已築室圖其象贈官樹碑爲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處裴回涕數行下愈怨懟稱疾不朝累數月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劔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亾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羣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務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樂亂爲鎗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披樹秩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躡臂血唾之謀以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齊州承乾謂承基等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棘耳豈與齊州等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卽上變帝詔長孫无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雜治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爲廢朝葬以國公禮子象爲懷州別駕厥鄂州別駕開元中象子適之爲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郇國公

楚王寬武德三年出後楚哀王蚤薨貞觀初追封

鬱林王恪始王長沙俄進封漢貞觀二年徙蜀與越燕二王同封

不之國久乃爲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亾憂十年改王吳與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爲君臣內之爲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媪子博簞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卽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无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舉棊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四子仁瑋琨瑊竝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爲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空備禮改葬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自天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諸異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詔還氏及官爵瑋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祇出繼蜀王愔開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薨現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曆中爲嶺南招慰使安輯反獠甚得其宜卒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禕貴追封吳王

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祇中宗

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嵩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
爲州刺史治嚴辨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數
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旣到屯諏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
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不如不捷吾軍必犇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
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
迓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地至千里
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牙官可突于叛詔拜忠王爲河
北道行軍元帥討之救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
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竄伏加開府儀同三司
領關內支度營田採訪處置使授二子官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
讎爲當時所恨久之擢兵部尚書爲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衢
州刺史歷滑懷二州天寶初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遷太師未拜

薨禕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岨嶧峴皆顯

岨性質厚歷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悉斥不附
已者岨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以清簡爲二千石最方入計而
玄宗入蜀卽走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劔
南節度採訪使郭千仞反與陳玄禮共討平之上皇還京遷戶部
尚書改越國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都統之
號自岨始明年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詔拜展爲淮南節度使密
詔岨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之時展強扈旣受詔卽悉兵度淮岨
景山拒之戰壽春敗績岨走丹楊詔貶袁州司馬卒于官贈揚州
大都督弟峴別傳
祇封嗣吳王出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河南陳畱滎陽靈昌相繼
陷祇募兵拒賊玄宗壯之累遷陳畱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

使歷太僕宗正卿代宗大曆時祇旣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爲集賢院待制是時勲望大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于院給殮錢署舍以厚其禮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之子嚙以蔭補五品官祇薨兄岾得罪乃以嚙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畱儲公卿合賻乃克葬境神龍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衛繼懷王後又徙封越爲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卽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

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速成乃分道計州緝疏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朞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後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長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賜帛又泰月稟過皇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制法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爲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敦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
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
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
畏又王之心亦弗違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時
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
布腹心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爲泰要結中朝臣津
介賂遺羣臣更附爲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
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卽遣捕詰不獲旣而太子敗帝陰許
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爲太子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帝以
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无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
得无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勸承乾
曰臣貴爲太子尚何求但爲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

遂教臣爲不軌事若泰爲太子正使其得計耳帝曰是也有如立
泰則副君可詭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
無它卽幽泰將作監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王東
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爲令然帝猶謂无
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
字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勛鄉帝常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
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爲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
也二十一年進王濮高宗卽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
薨鄖鄉年三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時爲酷
吏所陷貶昭州別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王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以罪貶鄧州別駕薨徽封新安郡王
庶人祐字贊武德八年王宜陽進三楚又王燕已乃封齊領齊州

都督貞觀十一年始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
陰弘智儉人也說祐曰王兄弟多卽止萬歲後何以自全要須得
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信謁祐祐悅賜金帛使募劍客十五年還州
初帝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溺羣
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更用權萬
紀萬紀性剛急以法繩祐有咎君謬梁猛虎者騎射得幸萬紀斥
之祐私引與狎昵帝數以書讓祐萬紀恐并獲罪卽說祐曰王上
愛子上欲王改悔故數教責王誠能飭躬引咎萬紀請入朝言之
上意宜解祐因上書謝罪萬紀見帝言祐且自新帝悅厚賜萬紀
而仍譙戒祐祐聞萬紀見勞而已蒙責以爲賣已益不平會萬紀
又以疑貳繫君謬等制祐不出國門悉暴祐罪于朝祐不勝忿有
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與燕弘亮
等謀射殺萬紀支解之左右勸祐遂發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
以上悉發私署左右上柱國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
等王斥庫貨行賞驅人築堞浚隍繕甲兵人惡之皆夜縋亾去詔
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
對其妃宴樂語官軍則弘亮妄言王毋憂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
之祐信愛弘亮聞之喜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
耳往吾子今國讎我上慙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祐檄諸縣
縣輒以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子也爲萬紀讒構上天降靈罪人
斯得臣狂失心慟愕左右無兵卽欲顛走所以頗仗械以自
衛護時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或勸祐虜子女走豆子航爲
盜計未決兵曹杜行敏夜勒兵繫垣入祐與弘亮等閉門拒至日
中行敏呼曰吾爲國討賊不速降且焚士積薪祐乃出執送京師

賜死內侍省貶爲庶人葬以國公禮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祐之亂州人羅石頭數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刺史嘗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爲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擊禽之愧其言不能殺詔擢榆杜令

蜀悼王愔貞觀五年始王梁與郟漢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實封八百戶出爲歧州刺史數畋游爲非法帝頻責教不悛怒曰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爲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戶及國官半徙雜州久之還戶增至千復出馳弋敗民稼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以擊之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貶黃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衝都尉吳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廢爲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

王薨咸亨初復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禕子瑜嗣

蔣王暉始王郟又徙王蔣拜安州都督賜實封千戶永徽三年徙梁州暉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所經州縣騷然護送爲有司劾奏詔貸不問上元中遣箕州刺史錄事參軍張君徹誣告暉反詔使者按驗暉惶懼自殺高宗知其枉斬君徹贈暉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三子煒煌休道煒初王汝南郡暉薨遂嗣王爲武后所害神龍初以嫡孫紹宗爲嗣蔣王薨子欽福嗣爲率更令煌封蔡國公孫之芳有令譽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畱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休道子琚神龍初封嗣趙王開元中改王中山

越王貞始王漢後徙原已乃封越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爲宗
室材王武后初遷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乃與
韓王元嘉及王子黃公譔魯王靈夔王子范陽王藹霍王元軌王
子江都王緒及子琅邪王沖計議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
室行享禮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事且急譔乃矯帝璽書賜沖
曰朕幽繫諸王宜卽起兵於是命長史蕭德琮募兵告諸王師期
八月沖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將兵攻上蔡破之而沖已敗貞
稍徇屬縣得士七千列五營貞爲中營以裴守德爲大將軍領中
營趙成美爲左中郎將領左營閻弘道爲右中郎將領右營安摩
訶爲郎將領後軍王孝志爲右將軍領前軍以韋慶禮爲司馬署
官五百然脅誘無鬪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右遣左豹韜衛
大將軍麴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以鳳閣侍郎張

光輔爲諸軍節度乃下詔削貞父子屬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
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貞乃閉門守守德者驍勇士貞始
起以女妻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殺貞自贖會軍薄城家人白貞今
事乃爾王豈受戮辱者邪卽仰藥死規自殺守德與主俱縊起凡
二十日敗始貞臨水自鑿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沖貞長子也
好學勇而才累遷博州刺史初發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
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馬玄素領兵先乘城沖攻之因風積薪焚其
門火作風反衆心沮解其屬董元寂誦言王與國家戰乃反爾沖
斬以徇衆懼遂潰唯家僮數十從之乃走博州爲當關刺死后命
丘神勣討之兵未至沖已死起七日敗二弟禕温禕常山公坐死
温以前告流嶺南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
得檄許爲應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皆死濟

州刺史薛顓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顓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壻不加戮餓死河南獄神龍初敬暉等奏沖父子死社稷請復爵土爲武三思等沮罷開元四年乃復爵土有司諡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詔王嗣絕國除朕甚悼焉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夔國公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傳貞最幼息珍子謫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持四世喪北還求耐王瑩詔嘉憫敕宗正寺京兆府爲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真爲道士

紀王慎始王申後徙紀食戶八百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天子璽書勞勉人爲立石頌德二十三年進戶至千文明初累遷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初貞連諸王起兵慎知時未可獨拒不與合將就誅而免改氏虺載以檻車謫巴州薨于道七子續琮獻秀獻欽證續與秀最知名續王東平歷和州刺史薨琮義陽王獻楚國公秀襄陽郡公獻廣化郡公欽建平郡公五人竝爲武后所殺神龍初以證嗣王擢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旣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爲二旣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鎖一夕莖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竝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竝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嶺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

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寃悌云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慟卒救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

江殤王囂封之明年薨無後

代王簡已封薨無後

趙王福貞觀十三年始王出後隱太子遷累梁州都督實封八百戶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無子神龍初以蔣王暉孫思順嗣王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貞觀二十一年始王曹累爲都督刺史高宗詔出後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帝聞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雲中陪葬昭陵三子俊傑備俊嗣王南州別駕傑爲黎國公垂拱時竝及誅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初武后時壯者誅死幼皆沒爲官奴或匿人間庸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近封拜云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薨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薨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臯嗣

臯字子蘭少補左司禦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王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軍將軍上元初旱歉臯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粟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臯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鏐宦旣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臯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竝錮死召還未得見卽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謾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臯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

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卽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卽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貽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爲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惟新明年持母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爲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鏐爲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幕府治戰

監哀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卽盡以教之初慎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爲臯用卽反間德宗信之將誅慎臯請赦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臯勉慎立功以所乘馬及器鎧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賊柵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泝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益振會舒王爲元帥授臯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爲陳少游所窘以運艚泝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絕江道臯遣伊慎兵七千禦于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尙書帝駐梁州臯之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乃不敢居城

府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縣爲軍市改戶部尙書又遣伊慎王鏐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授之臯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僞刺史王嘉祥希烈別遣兵援隋州破之屬鄉因下平靜白雁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荆南節度使封三百戶凡戰大小三十一取州五縣一斬首三萬三千餘生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臯轉戰六千里斷路爲一鎮爲固淮西平乃請書表歸京初帝是年八月就鎮初江陵東北傍漢有古鄣不治歲輒溢臯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構二橋跨江而流人自古者二千餘家絲荆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凡數十不并飲臯始命鑿井以便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臯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

峙糧市回鵠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臯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教爲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謾扶風馬彝未知名臯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臯嘗宴集將市取之彝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卒年六十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臯嘗自創意爲欬器以髹木上出五觚下銳圓爲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子象古道古

象古元和申自衡州刺史擢安南都護貪縱不法驩州刺史楊清者蠻酋也象古忌其豪召爲牙門將常鬱鬱思亂會討黃賊象古發甲助之乃授清兵三千清與子志烈還襲安南殺象古并其家詔赦清爲瓊州刺史以桂仲武爲都護清拒命仲武分諭渠酋兵皆附破城斬清夷其族

道古舉進士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累遷司門員外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綽鎮鄂岳爲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裴度言嗣曹王臯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必有功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貲皆被奪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郭進圍中城守卒夜驅女子登而譟發懸門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自將出木陵關士卒驕不能制又度支錢道古恣以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力賊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無功淮西平加檢校御史大夫召爲宗正卿左金

